

余华小说中的时间

苟雪柳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0047)

【摘要】余华是一个迷恋于时间的作家,在其作品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以时间形式来探索时间的意义,这种探索不止是现实时间意义上的探索,而且揭示了时间与个体和世界间的深层含义,使时间重构于生命,从而重构于世界。

【关键词】时间;故事;技巧;符号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3-0050-03

时间是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时间问题引起先锋作家们的关注,是许多先锋小说创作的主题,“‘先锋’小说已经明确意识到‘时间’的问题,以至于不少作者干脆把‘时间’作为小说的构提。“‘时间’在这里不仅仅是像传统写实小说那样表明故事包含的事件内容,也不仅仅是对‘时间’作某种哲学意蕴的探索,‘时间’更主要是叙述的方法论活动。”^[1]先锋小说代表之一的余华就是一个迷恋于时间的作家,纵观他的小说,可以发现其中明显的时间痕迹,“他写小说,人物性格有时可以若有若无,故事情节有时可以断断续续,有些细节有时可以模模糊糊,但唯独对于时间,他一般都会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叙事出现转换时一般都会给出时间的标记。”^[2]更为明显的是他的一些作品直接以时间为题,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等。1989年,余华发表随笔《虚伪的作品》,在这篇随笔中余华谈到对时间的看法,他认为现实时间意义的探索无法了解到时间的真正含义,而真正要了解的是时间其实是有关世界的结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时间不仅作为故事要素存在,还是一种表达技巧和符号化的象征,融入了作者对时间意义的思考。

一 作为故事的时间

时间是故事包含的事件内容之一,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余华小说中作为故事的时间主要表现在对“文革记忆”的书写。“文革”时代的荒诞性和残酷性是先锋作家们偏好的题材,他们大都经历过“文革”,共同的经历使他们对这一段历史不能忘怀,余华当然也不例外。在他小学时,“文化大革命”在其故乡海盐开展得如火如荼,对正是人生启蒙期的余华,这一段经历是他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而这一时期也是余华文学的启蒙期。他曾说道“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的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

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3]虽然此说法有些夸张,但可以看出“文革”和充满“文学性”的大字报让余华记忆深刻,因此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余华笔下的“常客”,他的许多小说都把文革作为时间背景,展示这一时期人的命运沉浮。

余华对“文革”的重新书写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叙述两个角度来进行。直接叙述主要表现在其长篇小说中。《活着》里县长春生在“文革”时却被打成反革命,《许三观卖血记》对许玉兰的批斗,《兄弟》中老实的宋凡平被“红袖章”殴打致死。这些长篇小说的时间跨度都较长,“文革”作为故事中的一个历史时期出现,人的命运在这段残酷的时期中变得无常和不可捉摸,余华作品中人生无常的主题在“文革”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直接叙述下的“文革”没有对风霜雨雪的场面加以描绘,而是注重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的生存际遇及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透露出一种荒诞和忍痛作趣的黑色幽默。如《许三观买血记》中对许三观来说,文革无疑是一场闹剧,许三观说:“文化大革命闹到今天,我有点明白过来了,什么叫文化革命?其实就是一个报私仇的时候,以前谁要是得罪了你,你就写一张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说他是漏网地主也好,说他是反革命也好,怎么说都行。这年月法院没有了,警察也没有了,这年月最多的就是罪名,随便拿一个来,写到大字报上,再贴出去,就用不着你自己动手了,别人会把他往死里整……”^[4]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被普通人眼中荒诞不经的闹剧所瓦解,尽管荒诞但却真实。余华对文革的间接叙述则突出了文革的残酷性和受迫害者的际遇,主要表现在《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等短篇小说中。《一九八六年》主线描述了一个因“文革”成疯的历史教师的自戕,副线是疯子的妻女摆脱“文革”的梦魇后重新走上了安静幸福的生活,却因为疯子的到来而破坏。文中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都发生在“文革”后十年,但受害者的

阴影却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抚平,留在历史教师记忆中的始终是无尽的复仇和自戕。《往事与刑罚》中,生活在1990年的陌生人想走入曾经的往事与刑罚中,但现在和过去却产生了脱节。在这两个作品中,作者把叙事时间放在文革之后,从文革对受害者影响之深、时间之久的角度切入。作品中虽没有正面重现“文革”极“左”路线对人肉体 and 精神的迫害,但受害者肉体 and 精神的痛苦却跃然于纸上。与众多表现“文革”的作家们相比,余华笔下的“文革记忆”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实践意义,而是一种个人理解下的经验化表达。余华以直接 and 间接的视角,以荒诞 and 严酷的内涵,使这段历史具有更加深远的思想反思意义。

二 作为技巧的时间

“叙事文属于时间序列,它须臾离不开时间”,^[5]热奈特认为“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所指”时间和“能指”时间)”,^[6]“德国理论家们用 erzähl-Zeit(故事时间)和 Erzählzeit(叙事时间)的对立来表示”,^[7]即“被叙述的故事的原始或编年时间与文本中的叙述时间。”^[8]先锋小说是由叙事时间所引发的革命,因为“叙事时间”是小说叙述的最原始的层面,又是小说形式最尖端的操作规程。余华认为“传统叙述里的插叙、倒叙,已经开始了对小说时间的探索。遗憾的是这种探索始终是现实时间意义上的探索,由于这样的探索无法了解到时间的真正意义,就是说无法去了解时间其实是有关世界的结构。”^[9]因此他通过其独特的时间技巧,通过叙事时间对故事时间的变形,将时间重新排列。余华对小说时间技巧的探索主要是通过时间倒错、预叙性叙事话语和对时间的省略来实现的。

热奈特认为:“用预叙指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用倒叙指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述,留下时间倒错这个笼统的术语指两个时间顺序之间一切不协调的形式”。^[10]余华早期有鲜明先锋特征的作品中,时间倒错是一个鲜明特征。他并不按故事发展的线性时间进行叙述,而将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象洗牌一样完全打乱,使其作品呈现出谜一样的特征,增加阅读的难度,因此这就需要读者寻找出叙事的线索,重新建立起时间的次序。《往事与刑罚》中,时间频频在文中出现,大量时间性的词语却把故事顺序变得更乱。从故事时间看,故事讲述了陌生人在1958年1月9日到1971年9月20日期间遭受到四个严酷的刑罚,在几十年后的1990年,陌生人对过去四桩往事的回忆。从叙事时间来看,叙事则在1990年的

某个夏日之夜展开,陌生人收到一份来历不明的电报,这封电报将陌生人带到了错综复杂的往事之中,指引着陌生人走向1965年3月5日,并遇到了刑罚专家。但他发现他无法准确地走向1965年3月5日。也无法走向另外干扰着他的四桩往事。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错位,使文本变得错综复杂。通过对文本的整理可以发现文中的刑罚专家就是陌生人的过去,他们是同一个人的两段历史,但他的时间却不断地发生错位,时间的流逝让他的过去与现在分离开来,余华在这个小说中以时间的错位表现人的错位。在这部作品中通过读者的整理或许还能建立起时间的线索,而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时间变得无迹可寻,正如余华所说:“我开始以时间为结构,来写作《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时,我感觉到闯入一个全新世界的极大快乐,我在尝试地使用时间分裂、时间重叠、时间错位等方法以后,收到的喜悦出乎意料。”^[11]“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排列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后,然后再引起六年前的往事。同样这三件往事,在另一种环境时间里再度回想时,它们又将重新组合,从而展示其新的含义。”^[12]余华试着改变时间的一维模式,通过重新组织时间从而来重构整个世界,这使时间变得纷繁复杂,故事在多维的时间下呈现出虚无飘渺的气息。外乡人与我究竟是否是同一个人?少女杨柳是死于车祸,还是死于白血病?谭良是否就是沈良?文中的时间给故事带来了多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即成立又不成立,时间把一切融在现实和想象之间,真实与虚幻之间,充满了玄虚的色彩。

预叙性叙事话语可以看作是单个句子上的时间倒错,余华小说中有大量这样话语的存在。现代小说中的预叙性叙事话语来源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第一句话:许多年之后,面对着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将会想起那久远的一天下午,他父亲带他见识冰块。在《百年孤独》的影响下,“先锋小说的‘时间意识’可以简要归结为一条母题语式: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13]“先锋小说借用这道语式,消除了内在深度的文化隐涵,而作为提示叙述存在的时间标志,叙述作为独立的一种声音与故事分离,故事不再是自然主义的延续,叙述借助这道语式促使故事转换、中断,随意结合和突然短路。”^[14]余华作品中的预叙性叙事话语大都以“以后”、“很久以后”等时间组成。如在《难逃劫数》中:

东山在那个绵绵阴雨之晨走入这条小巷时,他没有知道已经走入那个老中医的视线,因此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也就无法看到命运所暗示的不幸。

直到很久以后,沙子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天上午东山敲响他房门时的情景。

在这些话语中,故事被叙述打断,通过“很久以后”这个提示性的时间标志,将时间过去、现在、将来的三个维度都包含在一句话中,时间在这三个维度间不停的转换,从现在到将来,又从将来回到过去。预叙性叙事话语使在文本的一开始就能窥见情节的发展,但同时又留下一段空白,给故事带来神秘感和宿命的色彩。

对时间的省略也是余华建构文本的重要手段。省略即将事件略去不提,时间的省略主要指叙述时间对故事时间的省略,即故事时间为若干,叙事时间为零。余华小说中的省略有的有明确的时间提示,有的却没有声明其存在,只有通过某个年代空白或叙述中断推论出来。《活着》中,时间跨度从“小日本投降那年”一直到现在,跨越了中国几十年的历史沉浮,文中通过“村里开始搞土地改革了”、“到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了”、“城里闹上了文化大革命”等标志性的事件显示时间的过渡,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在叙述中一带而过。同样的省略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也有明显的体现,这些省略使故事时间跨度很长,加快了叙事的节奏,时间的变化与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三 作为符号的时间

先锋小说越来越倾向于将时间不仅仅作为一种形式要素,而且看作是作者把握世界、体验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余华小说中错综复杂的时间技巧后离不开他对时间的理解。时间在余华的笔下不仅仅是作为物理的存在,他把时间的“能指”功能融入到文本之中,将其作为符号化的象征,表明了余华对时间含义的哲学思考。《一九八六年》全文没有出现过一九八六的字样,叙事故事是在文革后十年,由此可以推测到正是题目中的一九八六年。在文革中惊恐致疯的中学历史教师失踪十年后又回到小镇,尽管十年过去了,但文革的阴影却始终不散。一九八六年作为一个符号,以此为题,看似无关,实则发人深省。《十八岁出门远行》发生在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一位十八岁的青年在父亲的安排下,背着背包出门远行去认识外面的世界,但最后却以遍体鳞伤收场。十八岁是成人的标志,是时间在人身上的烙印,十八岁这个特殊的时间标志让少年见识了世界中的人性之恶。余华借十八岁这个时间展示了成人世界的残酷、荒诞,充满了暴力、疯狂。《四月三日事件》被看作是余华笔下的《狂人日记》,文中塑造了一个现代“狂人”,一个患迫害狂的18岁青年,感到身边充

满着无处不在的迫害。周围不管是父母、同学、邻居还是陌生人都对他充满敌意,他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小镇上所有人都要在四月三日暗害他,于是跳上火车逃跑了。四月三日在文中是一个偶然的时间,但在余华的笔下天天都是四月三日,每天充满不可知的危险和恐惧,他努力打破人对世界的主观理解,让现实透露出混乱和不安定性的因素,世界的次序被打乱,对世界正常的认知被瓦解。

符号化的时间表明了余华对时间的看法,他在随笔和小说中都对其时间观做了阐述。概括来看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时间的将来与现在之间关系的探讨。他在《虚伪的作品》中说道:“我开始意识到那些即将来到事物,其实是为了打开我所谓的过去之门。因此现实时间里的从过去走向将来便丧失了其内在的说服力。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时间将来只是时间过去的表象。如果我此刻反过来认为时间过去只是时间将来的表象时,确立的可能也同样存在。我完全有理由认为过去的经验是为将来的事物存在的,因为过去的经验只有通过将来事物的指引才会出现新的意义”。^[15]在过去与将来之间,余华更执着于时间的过去,在作品中他借人物之口说道:“事实上,我们永远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只是过去耍弄的两个小花招。”^[16]余华认为“……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与恐惧也就转换成了幽默和甜蜜”。^[17]时间的过去、现在、将来构成了一维的时间维度,时间的不可逆和将来的不可知使人们对时间的展望感到恐惧,而过去这个时间概念却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因此余华在小说中常用回忆来延长对时间的感受,通过回忆使已经在流逝和销蚀的东西永远留住。《往事与刑罚》和《在细雨中呼喊》这两部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过去时间的回忆。另一方面,余华放弃了对现实的模仿,自由地处理时间。他充分发挥对时间的支配权,让时间变得主观化,探索了时间于世界的意义。“时间的意义在于它随时都可以重新结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在时间的每一次重新结构之后,都将出现新的姿态。”^[18]不同于对过去与将来的一维时间的探讨,时间对世界的重构在可能性的时间假设中展示了时间的多维性,使世界在主观化的时间内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余华通过对时间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展示了时间的一维性和多维性,前者是现实的时间,后者是虚构的主观化时间。现实中的时间是不可逆的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存在,而回忆让现实更加真(下转55页)

以她的美貌、歌声、肉体处处诱惑英雄,使他们在安逸中慢慢死去,又或者使他们忘却自己的使命。而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成就自己功名的过程就是征服自然、征服女性的过程。女性是美丽的,但她又是危险的。因此在古希腊神话的中,处处充斥了对女性的否定性价值观的判断,她们与社会的道德规

范相对立,代表了最难以控制的人类欲望。可见古希腊神话体现了诸多现代社会中的两性原型,在这里,现代社会两性形象和斗争都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久远的神话原型。古希腊神话不仅仅是欧洲文学的奇葩,更为我们研究今天两性现状提供了来自远古时代的话语……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德]葛斯塔·舒维普.古希腊罗马神话与传奇[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2][法]皮埃尔·格里马尔.希腊神话[M].商务印书馆,2005.
- [3]祖晓春.希腊神话中女性形象原型初探[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5.
- [4]张启成.希腊的神话与文明[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5,1.

The Ideas of Sex in the Ancient Greece Myth

LIU Shuang

(Fujian Financial Occupation Technique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Ancient Greece myth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 myth history. Previous studies on ancient Greece myth mainly focus on its literary values. Today, 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feminism,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ancient Greece myth from a new angle of view. In ancient Greece myth, the oldest source of two modern social sex images can be found, which is extremely meaningful for us to know today's social sex.

Key words: Ancient Greece Myth; Female; Male; Idea of Sex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52页)

更接近于人的内心。时间对世界的重构则揭示出世界其实不是表面上那样温和有序,而是充满了异

化和分裂。这两种时间观代表了作者摒弃物理时间下对时间真正含义的理解和表达。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13][14]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 [2] 昌切.余华小说的核心语码[A].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 [3]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 [4]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南海出版社,1998.
- [5][8] 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6][7][10]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9][11][12][15][18] 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5.
- [16] 余华.往事与刑罚[J].北京文学,1989,2.
- [17] 余华.我能否能相信自己[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On The Use Of Time In Yu Hua's Novels

GOU Xue-li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New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Abstract: Yu Hua is a writer who is infatuated with the time. In his work, time is a important factor. He probes the time's significance with time's form. It is not to probe physics time, but to reveal the relation of time wi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so that we can use time to restructure the life and the world.

Key words: Time; Story; Pattern; Sign

(责任编辑:张俊之)